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篇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本局設分(北京)(漢口)(成都)(廣州)

喻氏尚論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通天地人者巫與醫而已巫咸始為巫號為神巫其事守逮夏商未改顓頊命南正重為司天以屬神北正黎為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亦神巫之屬也洪荒以後彷彿初成時光音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天未隔民神不分故自少皞至黃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重不上天安能司天黎不下地安能司地顧溺習見聞以為宗伯司徒之官而上下天地後人之所以能神其祖夏蟲語冰曷足怪乎神農嘗百草黃帝作內經伊摯製湯液天子宰相皆醫師也皆醫官也以黃帝之聰明獨齊稱岐伯為天師其所論難窮極天地分列陽陰儒者雅言三墳之書言大道者惟醫經在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之儒統承斯文而巫醫之道漸隱其降而為方技不得與儒齒則自范曄始也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立天師之劍印遂與三墳曾謁鼎列為三要其宣通玄感驅風雷斥鬼神不過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悶於道而其教跡則託於道而益尊若漢以後之醫則不能自立壇墀而咸寄跡於儒儒者窮經研術深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而醫不出方技之列若近代之劉張李朱本朝之戴元禮滑撝盛王仲光皆真修壹行方聞經國之大儒曾不得攝齊扳柎廁跡儒林道學之間醫之託於儒不若巫之託於道也蓋已久矣吾晚而得見嘉言喻先生其為人則盧照隣之聲孫思邈所謂道洽古今學通術數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也著尚論篇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道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湯一章以其雷雨滿盈飛騰蕩滌之神用縮而為小青龍則龍有藏於蟄蠃馴而為越婢一則龍身化為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武以鎮其汎佚通天之手眼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孤映絕照千載上下豈非有神者告之隆墀永數遠聲必盈取喻於魯重耳越勾踐之反國折肱知醫論盡喻政思深哉古之上醫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賤之人儒以學術殺天下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夫利物用疵癘鬼神不享祀而風火刀兵之劫繼作豈細故哉吾嘗搜續國史以周玄真張鉞冠之流為高道以原禮樓鑒之流為儒醫於禪之冒儒者解其駁而歸禪於儒之冒儒者訂其實而歸儒排繯南就刳火及之知天之不欲使與史事也遂釋然忘其所有事讀嘉言之書於吾心有戚戚焉不揆蕆誕率意而叙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以為親見揚子雲言貌不能

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言其字也童元單閣之歲相月二十八日

尚論篇自序

混沌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樂草先備醫道之闕性命為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開典要必載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天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燦然天地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顯然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覩也晚世道降術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為標言為的而獨吹無和少見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飢取古人書而尚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其彈攬要則玄珠妙諦罔象可求不知古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相貸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楚絲待理責難他諉昔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為師世尊答曰以吾為師此即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莫得而圍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通一脈若啓迪於愚蒙稟承於覲面凡有闡述一如陽陸方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派絕思議於以快吾高論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其事多階固陋之弊牽文襲義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履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雖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莫遁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證另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度不為亘索旁超得以隨施輟效端有厚望焉顧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表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金匱之道分門析類定為雜證法律十卷彈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素問之參朮必鑒吾生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解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秉道不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遇氣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筆諸噤火候夫圓通上智出其光華於以昭徹玄微與黃歧仲景而合轍昌也糠粃在前有紫施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南昌喻昌嘉言甫識

尚論篇總目

卷一

太陽經上篇計五十三法

太陽經中篇計五十八法

太陽經下篇計二十四法

卷二

陽明經上篇計三十九法

陽明經中篇計三十一法

陽明經下篇計三十三法

卷三

少陽經全篇計二十一法

附合病計九法

附併病計五法

附壞病計二法

附痰病計三法

卷四

太陰經全篇計九法

少陰經前篇計二十五法

少陰經後篇計十九法

厥陰經全篇計五十五法

附過經不解病計四法

附差後勞復病計六法

附陰陽易病計一法

尚論篇卷首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時兆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頗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究竟迷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重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好麗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寶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救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一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謂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論法尤多不經清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難病雜脈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歷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年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餘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豆識超越前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濕夏秋傷於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列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

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何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燭浸。假繇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秘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脉法為一書。名曰脉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間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列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辭。綴以敗絮。盲鼓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沉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以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歧一脈。斬絕無遺。悠悠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竇。至此莫破。竊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之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寶。故不各為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顯自名篇者。迺憚然不識。此等大闕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後人。悞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乃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線觀其篇言之辭。謂瘧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另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盡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為辨脉。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已之詮註。則以脉法為第一卷矣。按仲

景自叙云。平脈辨証。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洵當繫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遺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誰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廼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況其莫引贅辭。橫插異氣。十喻。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其名。此以長君達君。無所逃矣。至於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駁正王和叔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眾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風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王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粱華冬。不藏精者。其寒邪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為溫病。變字下得誕怪駭人。設謂春氣既轉為溫。則病發不當名傷寒。當竊其名為溫病。則正矣。至夏變為暑病。此一語尤為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設謂是氣既轉為熱。外邪當變名為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悞始於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氣行之氣也。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痰癰。未嘗言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關頭。不徹

故以溫熱病並寒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主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挈

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 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況所言紕謬 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托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列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於字費解到底說變為溫病真是說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 此正春溫夏暑秋溼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衍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非三時原無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陽氣為寒所折而為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溫從此左見耳 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疏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涼為冬之寒

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此復姤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
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纔換合離二字

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自來乎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妙義合
為疏出

小人觸冒必更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不知留在何經而發
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春夏秋三時之病多始
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飧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證仲景曾此意故以傷
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絲絲入扣殆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冬為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歧
路之紛趨所由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
之則不中病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賸寐神遊可知所以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殮居亦異是故黃帝典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
宜須兩審也仲景於岐黃之道以述為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
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赤鼻乾不得卧尺寸俱弦者

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嗔。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病受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讞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瀰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方為營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脈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長。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長。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長。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長。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長。渴止舌乾。微瀉已而噤也。十二日厥陰病長。囊微收。腹微下。邪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熟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个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尺寸之脈深陷。正氣衰微。其能戴邪外出。既已過經。其病不問。誠為危候。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症病而治之。仲景於壞症。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大少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証作何解。乃教後人連用其法。所謂一言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悲哉。

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之變論。方治如法。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駭成妖妄。難經

雖云傷寒有五其脈有變否學者辨也辨脈定證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感於寒其脈有陰陽傳盛者名爲溫瘧冬傷於寒至春更遇於風其脈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爲風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然擬病失倫而大闕不害爲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爲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奸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僞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錮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此爲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爲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此已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爲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裡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豈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挾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爲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與叔和何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惑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爲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裡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談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爲陽虛陰

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即表病裡病直中傳經等證曷不釋明引之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候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

則斃風邪入衛則爲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構此危詞豈悞以寒邪入營爲陽盛耶夫寒邪入營但爲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脈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

湯也。即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況於下咽即斃。視等砒霜。尤為鄭重。叔和全不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虛陽虛傳經。

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瘧症。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而不可同語。亦不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且此陰陽虛實之天鑑。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情然不知病源。為治乃悞。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今。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鑑此。豈不痛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取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裡。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大智者之舉錯也。當審以慎。患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鑒。豈可訛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藥。而莫覓此傾危之貽。惟明者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持記甚正。惜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復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以復數也。時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脈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引用內經云。

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竅。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一時死。

平人六經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或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陽陰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乍疎乍數者死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讖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引損脈入傷寒大誤按仲景連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義更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緯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習一語以此網羅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蓋已千年長夜矣有志躋仲景之堂者能無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證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症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瘳瘳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為治况脈浮自汗更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即或怯下快火亦經氣傷而陰精盡者為醫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少陰諸經乎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裁風種雷為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為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本主風而氣溫風溫即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和熾盛是為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溫氣又非溫證之常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輕故止成瘧耳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燼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思之

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為兩凡病溫者悉為風溫即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熱溫之可言也時令和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夫風無定體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濕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嚀夏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疊乃至後人作賊云風溫濕溫今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因知風溫汗不休當用漢防已隔靴搔癢於本來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為一證則溫病何得以溫毒更立一名耶況溫毒復有陰陽之辨太陽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陽毒少陰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陰毒叔和不知風溫為陰邪故但指溫毒為陽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紫雪陰毒當之慘於鋒刃其厲階亦至今未已耳其溫疫一症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彌滿乾坤安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比掌之則溫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為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迺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為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為溫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復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為寒疫冬月為溫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甚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墮甕遊秦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